

乖謬；儒者乃從而穿鑿附會之。又或故爲艱深，以欺淺學，使學者如入五里霧中。說文字之書籍愈多，而文字之形義愈晦，原本小學而變爲儒家之業，宜其用力久而難通也。漢律，學童十七以上，試諷（即爲通其形義）書九千字，乃得爲史，初無待於老師宿儒也。蓋以古之製字者，仰觀象於天，俯觀法於地，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此皆視而可見，察而可謂者也，本無所謂艱深難喻。今之教者，依此口語而手繪之，習者如觀圖畫，雖下愚可曉，如撥雲霧而見青天者也。作始者或不易，傳習者必不難，中國在拼音之字未行以前，識文字善教育之道，捨此無他途。本書頗採用王段以來諸人之說，而悉未稱其名，從簡略也。民國廿八年三月十日獨秀自序於江津樓。（阿過）

### ▲捉鬼賣錢

游擊區內，常常可以捉得俘虜（鄉下人叫它鬼子）。捉得之後，便送到軍部裏請賞。大家說真是「捉鬼賣錢」了。

查「捉鬼賣錢」一語，原出於搜神記：「南陽宋定伯，年少時，夜行逢鬼，問之鬼言：我是鬼，鬼問汝復誰，定伯誑之，言我亦鬼……」（大約是間諜之作用。）二人同行欲至宛市，定伯便担鬼置肩上，急執之，鬼大呼，聲咋咋然，索下，不復聽之。徑至

宛市中，下著地，化爲一羊（按即俗所謂東洋鬼子也），便賣之。恐其變化，唾之，得千五百，乃去。」（梨廬）

### ▲明代的南倭

明朝謝在杭（肇淞）著五雜俎一書，敘述明代倭寇犯境及其猖獗的情形，甚爲詳細。「南倭」和「北虜」俱爲明代的最大外患。尤其「南倭」之患，爲害益烈，擾亂沿海，情勢至爲猖獗。所以當時有「夷狄諸國，莫禮義於朝鮮，莫膏腴於交趾，莫悍於韃靼，莫狡於倭奴」的話。可見當時倭奴的無信狡滑，都是爲衆所共知的。

### ▲明時擾亂沿海的倭寇

服飾異常奇特，五雜俎中有這麼記載：「戰士身無甲，冬夏一花衫，下短褲，輕捷如飛，頭領間御鎖子甲，尤精堅。」所以明朝起初並不以倭寇的掃擾沿海而担心，並沒有防守的計劃，僅以爲他是一種「海盜」而已，稍加還擊，就會使它大敗而遁的。

倭寇每次攻擊，都佈蝴蝶陣。這個蝴蝶陣說來很有趣，和古代說部中的什麼長蛇陣，什麼八卦陣有點兒彷彿。就是一揮扇爲號，衆皆舞刀而起，向空揮霍，我兵倉皇仰首，則從下截來。每日鷄鳴起，蟠地會食，食畢曳酋據高座，衆皆聽令，挾冊展視今日劫某處，某爲長，某爲隊，隊不過三

十人，每隊相去一二里，吹海螺爲號，相聞合救援。……藉暮即返，各獻其所劫財物，莫敢匿，每擄婦女，夜必酒色酣睡。至民間遇酒，先令我民嘗之，然後飲食，恐設毒也。行饌衢陌間，不入委巷，恐設伏也，不沿城行，恐城上拋磚也。」（佚）

### ▲不做傀儡媳

如皋僞縣知事于志文之長子再人，十年前娶夏堡（地名）季珍女士爲妻，已生一子。近來季因其翁甘心叛國，有玷家聲，且常受他人的譏刺，精神上倍感痛苦，乃決心不作漢奸之媳，特向于再人提出離婚要求，即日脫離關係。這也是抗戰中的一段佳話。（鳳吾）

### ▲詩

答革新詩人何邁叔梁寒操論詩並效其體

多君爲我談詩病，緋白纒黃少用之。只要世人能領會，不求格律過矜持。  
義山錦瑟難詮釋，子美雕鐫或可師。  
獨愛吾宗狂太白，呵成一氣便能奇。  
（李仙根）

### ▲在德國

母牛、狗和驢子三隻畜牲，決定離開瑞士到德國旅行，看那一個運氣好。

過了一天之後，母牛回來說：「我真受不住啊！他們沒有牛奶吃，把我拉去擠了一整天。」

剛剛廿四小時，狗又跑回來說：「德國真是難住，除了希特勒的那張臭嘴可以張開外，連叫一聲都不可能！」

只有驢子不回來，牠在那裏做了宣傳部長。（海若譯）

### ▲揚州十日

揚州十日，清虜以數千之兵，屠殺漢人達十餘萬，外國人看到我們往史，輒與中國民族衰弱之嘆。即使當時此十餘萬人皆效必死之心，區區清兵，不難消滅。惟其皆怕死，所以都死，在民族賭生死的現在，最可發人深省。（朱襄）

### ▲賈似道與阮大鍼

賈似道在半山堂門蜂蟻，南宋亡了，阮大鍼與侯方域爭李香君，明室也亡了。民族的興滅，國家的存亡，完全寄言在衰諸公的身上。我們現在看各報紙上的記載，凡是政府機關設立之地，飲食娛樂場所，終是十分熱鬧，甚至專輪迎婦，造屋藏嬌之事，亦有所聞。這雖比不上賈似道阮大鍼，但一讀歷史，不得不使人痛心！  
（朱襄）